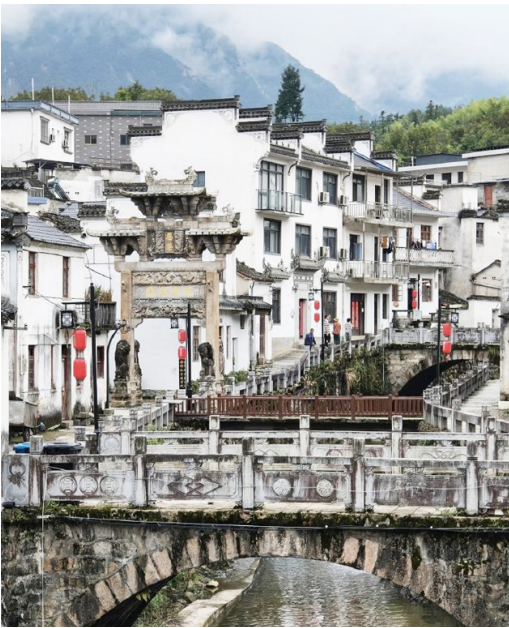


春天里的相遇

■白一帆



嫌,故为历史冷落,与同为抗倭名将的戚继光相比,在老百姓心中有天壤之别。严嵩倒台后,他在狱中自尽,不得善终。参观后才发现,这个能征善战的将领,还是个大文人,留下不少诗作,曾主持编撰《筹海图编》一书(聘请明代地理学家郑若曾等绘图撰写),首次将钓鱼岛纳入明朝海防管辖范围。

离开少保府,我们来到胡氏宗祠。这座木头结构的古宅大气恢宏:粗大的木圆柱、巨大的“冬瓜”形横梁,大片的镂空木雕屏风,以及木柱上的动物拱斗,都让人赞叹不已。那块褪了色的牌匾,“胡氏宗祠”四个大字为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所书,足见胡氏当年的荣光。

民间都说,但凡名人辈出的地方,总会有绝佳的自然风光、好的风水。此说在这里着实得到了应验。步出宗祠,不消五分钟,一片清澈的湖泊与连绵的群山就映入眼帘。湖水清澈,波光粼粼,山色青翠;一座赤色的拱桥横跨湖面,把青山与古镇连成一体。一座古宅边,有一棵参天大树,郁郁葱

茶 事

■杨荣济



却很准,温度不够会红梗红叶;三是揉捻,早年没有揉捻机,靠双手用力碾压,挤出水汁,使叶片柔软,利于做紧外形;四是烘焙,最好用硬炭,无烟无味。太嫩影响香味,太老难做外形,茶末多且有糊焦味。烘焙后要拣出黄片老梗,这是最后把关;五是成形,上镬做形要适量,双手捧压,茶镬低温,不断抖开散发水汽,干燥到易碎时停止捧压,单手不停翻炒,直至干燥发白出镬,茶叶外形结实紧条,色香味俱佳。

小时候家里有个茶煨,口小肚大有煨嘴,陶土烧的,能装两三公斤水。地方上大多人家都用最差的粗茶老梗泡煨茶,不用碗不用杯,不论老少双手捧煨,口含煨嘴,喝够放下,解渴方便。我就是这样喝粗茶过来的。真正养成常年喝茶的习惯,是在退休以后,每天烧水泡茶,雷打不动。我们产茶区,喝茶的人就近买散装茶储存。后来有了茶叶市场,开始在西门,我大都清明后去,不进门店,只在散户的摊位间流连选购。买过猪头岩的茶,买过乡家的茶,也买过文成、高楼的茶。市场搬迁外滩后,我改在清明前去。今年茶叶市场疲软,大厅冷落,只好到店里挑选。机制扁平形的居多,外形尚可,我选了一

葱,如同一把擎天大伞,洒下一片绿荫。那树根如同龙爪,紧紧地抓着大地。据悉,该树已有五百岁,它如同一位历史老人,见证着世世代绩溪百姓繁衍生息,庇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。

安徽滁州全椒,是著名历史小说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吴敬梓的故乡。老乡阿祥在此创业,我曾数次到访,时隔多年,又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。

我们匆匆走过临河而建的“太平古城”,幢幢砖木结构的仿古建筑十分精美壮观,那高高耸立的“缙福楼”更让人赞叹不已。只可惜游人稀少,这投资者背后的辛酸让人扼腕叹息。

再一次走进吴敬梓故居。青砖镶嵌的门厅虽不大,却透出浓郁的文化味。左右两联为:“三秀门斯在,九州被有余。”

穿过门厅,故居由多进连廊的平房连接而成。一个又一个方正的小天井,井然有序;一座又一座青砖黛瓦的民居,古朴典雅。枇杷树上果实累累,大红的枫叶更给古村增添了绚丽的色彩。我们徜徉在各个展厅,凝视着反映主人生平经历的图片、文字,特别是吴敬梓先生三十岁生日聚会的铜像,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吴敬梓(1701—1754),字敏轩,全椒人,清代杰出小说家。出身世宦,十四岁过继伯父,聪慧好学,后丧妻、科场不利,遂弃科举,变卖家产修先贤祠,晚年贫困,靠亲友接济。历时十年完成《儒林外史》,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巅峰。书中《范进中举》入木三分,影响深远。陈毅称其“在中国文学史上永垂不朽”,郭沫若题诗:“一史绘儒林,燃犀烛九阴。贬俗前无古,传真始有今。”

走出故居,我们又走进吴敬梓纪念馆。眼前的一厅一室、一砖一石、一草一木,似乎都在讲述着这位三百多年前伟大作家不朽的人生,让我们心生敬意。

行程结束,这一路,我们遇见的不仅是春光里的山水与古镇,更是那些被时光冲刷却未曾湮没的身影——胡宗宪的功过沉浮,吴敬梓的傲骨与穷途,还有徽州大地上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百姓。春天年年如期而至,而这些人于事,却只在我们走近的那一刻,才算真正地“相遇”了。

种请老板冲泡,汤色清亮,有新茶香味,只是叶片有些破碎,不影响味道,价格和品质都比去年要合算。

晚辈们喜欢买小量好茶给我。龙井村的老品牌“贡”茶,至今还是三张纸包装纸绳捆扎。湖畔居精品,开包满室茶香。小罐茶最小一罐四克,刚好一次冲泡,香清味纯。安溪铁观音属半发酵,味与绿茶全然不同,也是名品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亲戚带几盒竹叶青,是四川峨眉山茶,形同粗针,第一次冲泡,一条条直竖杯中,叶片不展,我以为温度不够倒掉,再用沸水,依然直竖清汤里,却闻香味,饮喝味爽。还有黄金芽,茶体金色,泡开后茶汤全黄,有股舒服的香气。

退休后,有一阵在杭州闲居,有时去湖滨湖畔居喝茶,人多热闹,茶品多,也喝过苏州碧螺春,有名有故事,汤色好看,香味爽口,可惜淡了点。经茶友指点去过梅家坞和龙井村。梅家坞在茶园里搭台棚,在茶丛之上喝茶有新意。到龙井村,找了一户有院子的人家,主人拿出条索形的粗茶,看得出是自制的雨前茶,冲泡后散发的浓香我闻所未闻,顿觉心旷神怡,品味鲜醇爽口。奇怪竟有如此无名极品,老伴也是产茶区出身,直赞好茶。

许多人喜欢喝新茶。新与不新凭口感,当年出产的都叫新茶。茶叶干燥易吸潮吸异味,要防光防风防潮。产茶几天,喝茶一年,储存之难可见一斑。关于储茶听过两例,颇见用心。乐清雁荡山一位老者,新茶放罐里,用布包硬炭垫底,中放茶叶,上盖布包硬炭,再封口,是长时间不用的办法。瑞安一位老同志,用饼干盒分盒储存,有半年的、数月的、一个月的,把每天用量包一小包,三十包装一盒,防止未用的受潮。至于那些尚不知如何更好储存的,且慢慢学着吧。喝茶这件事,说到底,是一辈子的功课。

■林南斌

那日我去有着“中华进士第一村”称号的曹村镇办事,路过马屿集镇时,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,也许是心有所系,便在这熟悉的街巷中漫无目的地溜达,从三马路到曹村路(即双屿南路,因为通往曹村镇,当地人习惯称之曹村路),从曹村路再到镇前街,忽然在一条叫做“六米街”的小街巷停了下来。因为我闻到一阵似曾相识的香味,让我垂涎欲滴、欲罢不能,于是急不可耐地冲进路口这家拉面老店,扯开喉咙喊道:“老板娘,快来一碗拉面!”

“唉!”老板娘笑呵呵地从店里迎了出来,还是那张熟悉的脸孔,笑起来满是褶子,还有那句热情的招呼:“好嘞,马上下锅啰!您最近咋好久没来了呢?”是啊,我是有多久没光顾这家小店了呀?两年?三年?我也记不清了,以前可是这里的常客哩!

很多人之所以来六米街,是因为这里的拉面。为何要叫“六米街”?现已无据可考,我猜想这名字大概是说这条街极短,或许夸张到全长只有六米。虽说街道不长,却格外出名,街道两侧赫然排列着七八间拉面店,门口各放置一口大锅,锅中热水沸腾冒着热气,刚下锅的拉面宛若游龙般在热浪中翻滚着,还有刚熬好的猪油香味扑鼻,在整条街巷里弥漫开来,吊足了你的胃口。难怪我们小的时候总把街名错听成“拉面街”(方言中“拉面”和“六米”发音相近)。

我第一次听到“拉面街”的讹传,是从父亲的口中。父亲曾是村里的“赤脚医生”。每年春、秋季集中接种疫苗的时间,镇保健站由于人手不足,总要抽调部分“赤脚医生”来支援。他们的任务是背着药箱上门动员,而后蹲守在保健站打预防针,有时因中午来打针的人太多,忙不过来而错过饭点。帮忙打预防针没有工资,即便这样,在生性豁达的父亲口中,那也是引以为豪的事,他说自己享受到的“福利”,是在“拉面街”吃一碗免费的手工拉面,那汤汁十分美味,吃完后都要“哏”几下嘴巴,然后一口气把汤汁喝光才过瘾。

我期待了好久,终于等到一次机会。那时我读小学五年级,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孔老师带我去参加全区作文现场比赛,比赛结束已是晌午,我早已饥肠辘辘,于是,老师提议去他家隔壁吃一碗拉面——他家就在六米街上,当老板娘端上热气腾腾的拉面时,我竟顾不上尊卑有序,抢过筷子大快朵颐起来,不一会儿就吃个“底朝天”——那是我平生吃过最美味的点心。

后来我分配到马屿镇政府工作,因为顺路,去六米街吃面的次数也与日俱增。我喜欢坐在拉面店的角落里,趁着拉面还没上桌的空闲,欣赏店老板兼拉面师傅的手工“绝活”。只见他面对着一团粘滑适中、恰到好处的面团,一搓一揉一切、一拉一抖一甩,整套动作一气呵成,如行云流水,悬空的面条丝丝缕缕、细如丝线却依旧不断。老板娘热情大方,她见我风尘仆仆且满头大汗的样子,以为我是隔壁马屿车站的司机,于是一个劲地往碗里加面,笑着说:“干你们这一行风里来雨里去的挺辛苦,要吃饱一点。”我只微笑不语。

调离马屿之后,回老家的次数就少多了,只是偶尔路过,去这家老店吃一碗拉面,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。每次见到我,老板娘总是好奇地问:“最近上哪儿跑长途了呀?好久不见了。”我照样笑而不答。

有一次,我回老家看望重病的父亲,又怕给日夜照顾他的母亲添麻烦,索性独自去集镇上点了一碗拉面充饥。吃着吃着,母亲突然打来电话,说父亲变得神志不清,恐怕快不行了。我听得脸色煞白,筷子掉到地上也浑然不觉,连面钱都忘了付,便失魂落魄地往家里赶。待我赶到时,见父亲已转醒,情况稳定了下来,悬着的心才算放下。

那一碗面的钱,直到多年以后才结清。当我满怀愧疚地把钱递给老板娘时,她急得直摆手,红着脸对我说:“我还以为是那天煮的面不好吃,既然不是,我就放心了……”

那日,我又点了一碗拉面。在我心目中,六米街的拉面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,更像是一种承载特殊情感的乡愁符号,吃上两口,就思绪万千……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阅读是获取知识，提升自我的途径，而不仅为了休闲娱乐。

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
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